

聯 合 國



安全理事會

正 式 紀 錄

第九一四次會議

第 十 五 年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八日

紐 約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Agenda/914)	I
通過議程	I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關於剛果最近事件的緊急措施：	
秘書長節略(S/4571)；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關於剛果情勢之聲明(S/4573)	I

例 言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九百十四次會議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八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V. ZOR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錫蘭、中國、厄瓜多、法蘭西、義大利、波蘭、突尼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914)

一. 通過議程。

二.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關於剛果最近事件的緊急措施：

秘書長節略(S/4571)；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六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關於剛果情勢之聲明(S/4573)。

通過議程

一. 主席：今天會議的臨時議程載在文件 S/Agenda/914 內。這是按照理事會上次會議決定擬定的。所以，如果無人反對，我將認為議程通過。

議程通過。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關於剛果最近事件的緊急措施：

秘書長節略(S/4571)；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六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關於剛果情勢之聲明(S/4573)

二. 主席：昨天安全理事會決定接受馬利、幾內亞、剛果共和國(雷堡市)、印度尼西亞、喀麥隆及南斯拉夫各國代表的要求准許他們就議程內的項目發言。所以，若無異議，我將請上述各位代表就理事會議席。

Mr. Mamadou Aw(馬利)，Mr. Touré Ismaël(幾內亞)，Mr. Mario Cardoso(剛果(雷堡市))，Mr. Sukardjo Wirjopranoto(印度尼西亞)，Mr. Joseph Owono(喀麥隆)及 Mr. Mišo Pavičević(南斯拉夫)應主席請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三. 主席：後來理事會又接到比利時外交部長[S/4586]印度代表團主席[S/4587]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常任代表[S/4588]提出的類似的要求。理事會各位理事如無異議，我將請印度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兩國代表也就理事會議席。

四. 我將照比利時代表的建議於他要求發言時再請他就理事會議席。

Mr. Krishna Menon(印度)及 Mr. Rafik Asha(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應主席請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五. 主席：開始討論議程上的項目以前，我還要請各位注意業已分發理事會各位理事的另外兩個文件。就是文件 S/4571/Add. I(秘書長駐剛果特派代表報告書的附件叁)及秘書長轉遞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七日比利時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所提口頭備忘錄之節略[S/4585]。

六. 關於上述最後一個文件，秘書長要作一簡短的陳述。我現在請秘書長發言。

七. 秘書長：多謝主席。我祇有很短的幾句話要說。主席方才提到的十二月七日比利時常任代表致秘書長的口頭備忘錄提到了 Dayal 大使十一月二日的報告書[S/4557]。我祇擬指出，Dayal 報告書內雖然論到比利時回來的事，但是我在上次會議內報告時卻未提及這個問題，這完全是因為我們當時還未獲得與安全理事會的討論有關的確切情報，可以附入這件報告書內。

八. 主席：我們現在要開始討論理事會議程上的項目。我現在要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的資格發言，因為我的名字是發言人名單上的第一個。

九。最近幾天內剛果共和國的情勢已趨急劇惡化。Mobutu匪幫奪得了政權之後，現在已橫行不法毫無顧忌了。支持他們的勢力現在正在推行種種措施，目的就是要剝奪剛果人民最近方始獲得的獨立。不多幾天前這班匪幫竟在剛果境內攻擊剛果共和國總理 Mr. Patrice Lumumba，他不但被 Mobutu 匪幫指揮的武裝單位強行拘禁，還受到極不人道的待遇。同時，這班武裝匪幫還在對剛果共和國合法政府的其他要員及國會領袖施行報復。

一〇。關於剛果最近的事件、蘇聯政府已經很恰當的說過：

“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各殖民主義國家已在美國率領下公開採取一種旨在解散剛果共和國國會，推翻 Mr. Lumumba 領導下的合法政府，及破壞剛果人民所獲民族獨立的政策。他們之逮捕 Lumumba 總理、剛果上議院議長 Mr. Okito，下議院議長 Mr. Kasongo 和始終對其人民保持忠貞的若干部長及國會議員，並施以酷刑，以及殖民主義者及其僱用的特務人員在國內肆行的恐怖行動都證明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在聯合國旗幟掩護下對剛果共和國採取的帝國主義侵略行動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更嚴重的新階段。”〔S/4573，第一段。〕

殖民主義者對剛果人民犯了许多嚴重罪行之後，“現在還想謀害剛果的政治家和剛果人民的優秀領袖，以便用 Mobutu 和 Tshombé 等受其僱用的人來代替他們”。〔同上，第二段。〕

一一。殖民國家現在正在使用一切辦法，包括顯然犯罪的辦法，來恢復不久以前容許他們肆無忌憚統治剛果的舊秩序。一度慌忙逃出剛果領土的比利時殖民政府的人員現在都想為他們以前遭遇的失敗向剛果人民施行報復，這輩人現在正在陸續返回剛果，重估原來的一切主管職位。根據最近消息，比利時官員人數已增至三千人，雖則，說也奇怪，據秘書長今天的報告，他好像還沒有接到關於這一點的確切情報。

一二。蘇聯政府的聲明內還指出世界各國可從剛果最近事件上得到種種重要和寶貴的教訓。我不必引述這篇聲明中有關的各段，因為聲明全文業已分發理事會各位理事了。不過我要強調一點，就是，看到了剛果此次事件之後，誰也不該信任殖民主義國家在聯合國講台上所作的諾言了。剛果的實例，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清楚地顯示殖民主義的野蠻根性和它們憎恨殖民地人民、漠視一切國際法規及聯合國憲章原則的態

度。剛果的事情使非洲及他洲人民學到一種教訓，就是提倡奴役和奴隸制度的殖民主義者和為獨立而奮鬥的人彼此根本沒有妥協的餘地。所以殖民主義者在剛果雖然暫時勝利，將來終久會要失敗的。

一三。剛果的整個事態演變，尤其最近數日來的情形，清楚證明蘇聯政府在帝國主義開始向剛果共和國採取侵略行動時所採取的立場多麼正確，它對秘書長及其駐剛果代表種種行動的一再嚴詞批評具有多麼充分的理由。將來大家會記得蘇聯政府曾經指出各殖民國家已經組織了一種對付剛果共和國的聯合陣線，其終極目的就是要扼殺這個新興的共和國。

一四。還應附加一句，美利堅合眾國自始就與比利時並肩擔任反剛果人民鬭爭的要角。事實上就是美國在支持侵略者反對剛果合法政府。美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與比利時及其他殖民國家向有密切的關係，而且也因為美國過去與比利時共同無情地劫掠非洲各國，連同剛果在內。

“事實上”——我現在引述蘇聯政府聲明內的話——“剛果發生的事故就是美國、比利時、聯合王國、法國等各大殖民主義國家在重新分配勢力範圍和資本股份。殖民主義者及其特務人員目前在剛果所犯的暴行和罪惡，其根源就是為了想要奪取剛果的資源。對於剛果悲慘事件負有主要責任的就是比利時、美國、聯合王國和法國的龐大壟斷企業，把守錢囊和安全保管箱的精忠勇士。其餘都是櫥窗陳飾和舞台佈景。

亞非兩洲和全世界人民可從剛果事件上看出，一個國家逃出了一個監獄很可能發現自己又淪入了另一個監獄，受老殖民國家與新殖民國家共同壓迫之苦。”〔同上，第五段及第六段。〕

一五。蘇聯政府曾經警告過大家說美國及其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盟友將不惜以任何手段達到它們的目的——推翻剛果共和國的國民政府，因為這個政府從其成立之日開始就是殖民國家的憎恨對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美國。這種憎恨情緒的起因是因為 Mr. Lumumba 及其同志的政府想要鞏固他們的國家獨立，限制外國壟斷企業的權力，這些壟斷企業原為剛果無可爭辯的主子，而且現在仍舊不肯讓這塊鮮美的肥肉逃出它們的虎口。

一六。現在已有不可爭辯的證據證明美國及其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盟友乃是剛果整個悲劇的真正組織者。甚至目前，對剛果共和國一切顛覆行動的主要組

織中心還是雷堡市的美國大使館。它不但出資推行這些活動，而且還根據殖民主義者的利益指導這些活動。美國大使不斷奔走於剛果各地，包括卡坦加在內。

一七．事實上，美國已經把它的夥伴比利時擠走了，因為在殖民主義國家眼光中看起來比利時已證明它自己無力充份保障本身在剛果境內的利益，或指揮對剛果人民國民軍的鬭爭了。不但如此，現在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在剛果人民心目中已經沒有多大聲望了。

一八．由於美國領導下的殖民主義國家的顛覆行動，剛果的局勢已經到了該國所設合法國會與政府完全癱瘓、國家實權被 Mobutu 派奪去的地步。這批攫奪政權的人本年九月間在比利時及其盟友支持之下發動武裝政變，在剛果境內確立了他們的政權。實際上對剛果國民政府及其國會實施陰謀行動的就是 Mobutu 匪幫。這一個匪黨政權已使剛果人民受了無窮的痛苦，完全攪亂了共和國的生活。

一九．剛果現在的反民主的軍政府之不合法已經非常清楚，甚至業經秘書長特派代表第二次報告書[S/4557]正式承認，而且業經秘書長昨天向安全理事會所提的報告書間接證實了。不過，儘管如此，而且我要說剛果“聯合國軍”統帥部不顧這件事實，不但原則上已與該國境內這個軍事獨裁政權的領袖締結盟約，而且現在事實上還將剛果合法政府的元首交給了他們。

二〇．剛果現在的恐怖政權當然享有美國及其盟國的無限支持。就是它們籌備並排演了關於剛果共和國在聯合國內的代表權問題的無恥喜劇。就是它們強迫大會通過決議，核准 Mr. Kasa-Vubu 的片面代表團，從而直接支持在剛果共和國內建立軍事獨裁政權，將國家全部法律踐踏殆盡的人。還應在此指出，美國和比利時曾竭盡所能設法阻止亞非國家和解委員會剛果之行，該委員會的目的是要助使剛果問題達成和平解決。

二一．大會討論剛果共和國在聯合國之代表權問題時，許多代表團曾提出警告說凡是違背剛果人民利益的決議對於剛果情勢必有不利的影響，祇能幫助那些服從殖民國家命令和阻止剛果問題達成和平解決的人。現在誰都可以看出這些警告是有理由的。剛果的情勢已經急劇惡化了，和平解決的機會已大為減少了，這就是那些領袖的行動的直接結果，他們的代表根本無權代表剛果共和國及其人民發言。

二二．還有一件值得特別注意的事就是 Mr. Kasa-Vubu 和他左右的人察悉這種行動不但受責罰，而且還受到鼓勵，所以就更加決意使該國與向來真誠願意且仍繼續願意幫助剛果人民與殖民主義國家鬭爭的各非洲國家間的關係更趨緊張。

二三．現在不必一一敘述所有的有關事實，因為這都是大家熟知的。我祇擬一提 Mr. Kasa-Vubu 親自對迦納、幾內亞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採取的許多挑釁行動，大家不難猜想 Mr. Kasa-Vubu 是奉了誰的命令才要求迦納、幾內亞、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部隊撤出剛果領土並與這些國家斷絕外交關係。

二四．不過事情的癥結是 Mobutu 匪幫因為企圖使剛果共和國與非洲各姊妹國發生衝突，正在逐漸擴大剛果衝突的範圍，使它牽連更多的非洲國家，因而益增目前對非洲和平的嚴重威脅，以致影響世界和平。

二五．這種情形祇能有利於殖民主義國家，因為這就是它們的唯一希望。國際緊張情勢之增加使它們更容易推行它們的侵略政策，它們的軍備競賽政策、在外國領土內建立軍事基地、以及締結軍事同盟的政策。這些都是同一條鏈子裏的環節，這條鏈子就是它們為達到帝國主義目的而犯的一連串罪行。

二六．最後，剛果共和國內最近發生的事態，尤其是傷害剛果人民領袖以資報復的企圖，已充分證明蘇聯對秘書長及其駐剛果職員所採立場的正確了。簡言之，這些行動就是鼓勵 Mobutu 匪幫及支持他們的人從事旨在破壞這個新共和國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的行為。不用說，假使秘書長的行動都是按照大家熟知的安全理事會及大會第四屆緊急特別屆會的各決議案的規定，那末對剛果人民的侵略罪行一定早已結束，像 Mobutu 和 Tshombé 那種不負責任的挑釁份子一定早已處決，而且一定早已在剛果境內造成了正常發展的一切必要條件。這就是一切愛好和平的人過去和現在一直期望秘書長去做的事，這尤其是非洲國家所期望的，因為它們真的要將殖民主義者在非洲心臟地帶造成的危險緊張情勢完全剷除。

二七．不過，秘書長卻始終認為不必聽從亞非愛好和平各國的正當要求和要求採取迅速積極行動實施安全理事會和大會各決議案者的呼聲。秘書長和他駐在剛果的代表假借不干涉的名義，實際上不但直接干涉該國的內政，而且還徧袒在剛果從事陰謀、計劃恢復殖民政權的份子，雖則殖民統治早已成了過去的史

跡。聯合國代表理當切實有效的援助剛果共和國合法政府，使它能在全國各地執行政務，但是他們卻公然干涉剛果的內政，使剛果政府陷入停頓狀況，截斷它國內及國外的交通工具，它不能以無線電及其他辦法與其人民互通音訊。另一方面，他們理當保護這個方始成立尚甚微弱的非洲國家的元首及其他領袖，使他們不致受殖民主義者的報復，但是他們卻採取“不干涉”態度，事實上這無異直接援助殖民主義者和他們的特務。

二八．蘇聯代表團已有多次機會提出證據，證明秘書長及其派駐剛果的代表以及受他們指揮在該國內採取行動的“聯合國軍”統帥部所擔任的真正任務。

二九．不過，秘書長駐剛果特派代表報告書〔S/4571〕及內中所載秘書長致 Mr. Kasa-Vubu 函公佈之後，而且聽了秘書長昨天在安全理事會會議中發表的陳述之後，我們不得不另外提出若干點意見。

三〇．第一，秘書長特派代表正式報告書從未稱 Mr. Lumumba 為該國的總理，這一點使我們非常驚異。但是我們都知道該國國會不但沒有免除他的官職，而且還曾屢次證實他的職位。秘書長及其駐剛果代表不提 Mr. Lumumba 總理的官銜，顯然是蓄意想使他們任意逮捕剛果合法政府元首一舉看起來不致像事實那樣膽大放肆。可是誰會受這樣淺陋的伎倆之騙呢？

三一．讀了 Mr. Patrice Lumumba 受匪幫攻擊的詳情之後，使人不免感覺事實上這次攻擊也許是“聯合國軍”統帥部促成的，當 Mr. Lumumba 個人生命處境非常危險，甚至連他的政敵都應顧及這種情形時，統帥部卻拒絕他的要求，不給他以交通工具及保護。

三二．特派代表報告書內說：

“Mr. Lumumba 在他的新生的女兒死後曾在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兩次請聯合國派遣專機供其本人及家眷乘坐並運送遺骸至斯丹雷堡安葬。這個要求不得不婉言拒絕，因為聯合國飛機有限，祇够供運送聯合國部隊及職員和給他們運輸給養之用。”〔S/4571，第四段。〕

三三．聯合國駐剛果代表這樣做法豈不是可恥嗎？剛果合法政府的總理，在他的女兒死去之後正式要求聯合國幫忙，聯合國竟藉口聯合國飛機數目有限而使他無法弄到一架飛機運送他的家眷！

三四．但是 Mr. Hammarskjöld 卻在大會第五委員會¹內提出一筆數目浩大用以支付聯合國剛果經費的賬目。數目是六千萬美元。聯合國用去了這許多錢，難道竟不能應該國總理之請給他一架飛機運送他本人和他的家眷嗎？

三五．Mobutu 匪幫就是利用這種情勢來引誘 Mr. Lumumba 墮入其圈套，以暴力加害於他，他們這種行動，至少可以說是獲有“聯合國軍”統帥部默許的。

三六．秘書長在附在駐剛果特派代表報告書之後的來函〔S/4571，附件貳〕內提出請國際紅十字會查驗 Mr. Lumumba 的拘禁情形，並審查籌備 Mr. Lumumba 的審判時是否遵循適當法律程序的問題。

三七．我根本找不出適當的話來批評 Mr. Hammarskjöld 這一個步驟應受的批評。大家當然都很清楚，凡是說到剛果境內的適當法律程序的都應首先——除非他是一個真正假冒為善的人——要求肅清 Mobutu 領導下在剛果活動的一批受雇的匪徒：他們才是為和平起見應受審判的人，他們才應當受法律的充分制裁。而秘書長反倒充分接受這批匪徒的非法行動，請他們在執行他們的無恥勾當時多少顯出一點端莊的樣子。

三八．在剛果的目前情形下，怎麼可以說到審判一個合法政府的總理呢，而且誰能擔任審判官呢？秘書長和他駐剛果的代表對於這件可恥的事很想洗手不管，但是他們決不能逃避他們非法逮捕 Lumumba 總理及剛果共和國其他領袖的責任。

三九．秘書長剛果特派代表報告書內實際上有文件證明“聯合國統帥部”對強暴攻擊 Mr. Lumumba 所負的責任。這件報告書內直率地說：“由於 Mr. Lumumba 出走是他自己負責的，所以聯合國軍已奉令不干涉 Mr. Lumumba 的行動或正在追尋他的人的行動。”〔同上，第六段〕誰是追尋他的人呢？當然又是 Mobutu 的匪幫了。秘書長是否認為 Mobutu 匪幫是“正式尋追”一個合法政府總理的人呢？

四〇．大家定已清楚看出，當 Mobutu 匪幫正在設法尋找 Lumumba 總理以便扣押逮捕他的時候，當 Mobutu 的所謂軍隊的各單位奉令又要一一逮捕 Kasa-Vubu 及 Mobutu 的顯著政治敵人的時候，秘書長採取這種立場事實上等於直接鼓勵這輩不負責的兇手的犯罪行為。

¹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第五委員會，第七九六次會議。

四一. Mr. Hammarskjöld 昨天陳述時籲請我們大家設法適應目前的環境，——換言之，就是叫我們接受事實，承認不負責任的匪幫現在已經攫奪了國家的政權、一切民主原則已被踐踏無遺、合法成立的國家機關已被解散、國會及政府的領袖人員已被逮捕並受極刑。這種呼籲叫我們怎樣去評估呢？

四二. 如果接受這一切的話，那就等於完全出賣剛果人民的利益，完全破壞秘書長自稱獻身奉行的聯合國憲章原則。有一件事非常清楚，那就是秘書長本人根本無意採取任何行動來挽救剛果境內發生的情勢。所以他昨天發言時並未提出任何關於這一方面的具體措施，實非出於偶然。

四三. 殖民主義者在目前階段中似乎已經達到了他們在剛果的目的：這個國家已不復有它的國民政府，比利時與其盟友現在已再度佔據該國，再度隨意為所欲為了。無怪 Mr. Hammarskjöld 也想不管謀害剛果總理 Mr. Patrice Lumumba 的事了。秘書長的立場已經非常清楚了。

四四. 他自己顯然也很明白這一點，因為他現在已在歪曲大家早已熟知的事實了。所以，秘書長昨天在安全理事會內發言時提出一種與若干國家派遣軍隊單位至剛果的宗旨完全不同的說法，這使我們大為驚異。據他說聯合國在剛果的軍事行動目的祇是“保護剛果境內自從保安制度崩潰後淪於危險的生命和財產，以便消除比利時武裝干涉的藉口”。——可見，據他看，比利時武裝干涉的原因是由於剛果國家保安制度的崩潰——“而且”——他又說——“從而可以消除各國不得不認為係屬危害和平與安全的嚴重威脅。”

四五. 這樣花言巧語所說的可藉聯合國援助達到的目的根本與安全理事會有關決議案內實際規定的目的完全不同。根據這些決議案，聯合國剛果軍事行動的主要目的是給該國合法政府以軍事援助，助其抵抗比利時的侵略行動，保證其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

四六. 這正是安全理事會七月十四日決議案[S/4387]內提到的剛果共和國政治領袖七月十二日致秘書長的請求軍事援助的電報[S/4382]內所要求的。這件電報(附帶說一聲，它是 Kasa-Vubu 和 Lumumba 兩人共同簽署的)說：“所謂軍事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保護剛果領土，抵抗目前已經構成國際和平之威脅的外來侵略行動。”

四七. 不幸，秘書長告訴我們的與比利時在安全理事會內討論這個問題時表示的意見十分相似。

四八. 秘書長現在已公開採取為比利時的侵略行動辯護的立場，說這種行動是剛果境內的糾紛事件惹起的。可是，比利時人自己已經不再用他們當時倉卒捏造出來用以解釋他們在剛果的侵略行動的故事了。而 Mr. Hammarskjöld 卻還在這裏重提這些古董故事。許久以來已經沒有人懷疑比利時之侵略剛果，其真正原因並不是關懷幾千個比利時人的生命和福利，而是要使比利時的壟斷企業能保持其對於這塊前殖民地的控制權力，繼續剝削其天然財富和豐富的人力資源。

四九. 秘書長之所以要把聯合國剛果軍事行動的目的和整個剛果危機的成因作一種歪曲的解釋，是因為這次行動的具體目的一個也沒有達到：比利時對剛果共和國的侵略行動仍在繼續着，惟和第一階段的方式略有不同而已，剛果的政治獨立終沒有得到，其領土完整也沒有保全。從這一方面來看，不論秘書長如何否認，他這次在聯合國旗幟下在剛果所採的軍事行動事實上已經完全失敗了。

五〇. Mr. Hammarskjöld 毫無理由地企圖把他和他的職員的行動算作整個聯合國的行動。蘇聯曾屢次在安全理事會及大會內聲明 Mr. Hammarskjöld 始終沒有實現聯合國的意願，他祇是在實現若干勢力強大的國家的意願，這是很可惋惜的。社會主義國家及許多亞非國家對他的批評，無非是為了希望鞏固聯合國的威信，這種威信已被秘書長及其職員的行動嚴重破壞了。

五一. 昨天 Mr. Hammarskjöld 想否認這件明顯的事實，可是他卻沒有正當的理由。同時他還竭力設法將他這次行動的失敗歸咎於剛果的政治領袖與人民。他說失敗的是他們——剛果的領袖和人民，不是他自己，因為，據他說，他們沒有充分利用聯合國提供給他們的重要援助。

五二. 我不得不再度指出 Mr. Hammarskjöld 不但不是殖民主義者的應聲蟲，而且他的一舉一動也無不與他們完全一致。他對於剛果人民及其領袖的嚴重而毫無根據的指責與殖民主義國家向來說到他們的幾乎全部殖民地人民時所說的話完全一樣。殖民國家的代表已經耗費許多筆墨與唇舌意圖證明世界上有許多人民不能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尚無獨立的能力，因此必須受外人管理。應當在此指出，這種見解就是整個殖民主義思想的基礎，但並不因此而就是正當的理由。數百年來殖民主義國家對於偉大的印度人民、印度尼西

亞、緬甸、柬埔寨及許多其他國家人民還有非洲人民都說過同樣的話。但是實際生活已經駁斥了這些誹謗指控。許多亞非人民已經實際證明一旦脫離了殖民主義的桎梏他們就可有多大的成就！

五三. Mr. Hammarskjöld 爲了要在國際論壇前洗刷自己起見，現在竟說在剛果憲法範圍內成立一個剛果中央政府的工作不是聯合國任務的一部分，因此也不是他自己的任務的一部份，當然沒有人將這種工作責成過秘書長或派至剛果的部隊的指揮官員。不過，聯合國曾給他另一明確任務，就是，幫助業已成立的剛果合法政府保證該國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尤其是幫助它擊退比利時的侵略。如此而已！但是“聯合國軍”統帥部和秘書長本人卻竭盡所能力圖破壞這種明確任務的執行。在他們說話時他們首先不得不承認剛果合法政府的存在，但是事實上他們總是多方設法阻其恢復法律與秩序。事實上，他們幫助比利時及其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盟國破壞剛果的國民政府及成立這個政府的國會，最後終於使兩者一一瓦解停頓。

五四. 我們必須一再強調，一幫不負責任的人，違背剛果新興共和國一切法律——就是 Mr. Hammarskjöld 自稱渴望確保遵行的法律——奪取剛果政權一事完全應由“聯合國軍”統帥部及秘書長本人負責。這批武裝匪幫毫無拘束的統治現在已經完全破壞了該國的政治經濟生活。

五五. Mr. Hammarskjöld 說在剛果的出人意料的武裝政變發生以前——無疑祇有秘書長本人一人認爲這是出人意料的——剛果的情形已經安頓好了。這種話根本是騙不了任何人的。秘書長記憶力這樣壞，真是古怪。甚至在軍政府奪得剛果政權以前，即已有人在安全理事會及其他地方提出警告說他和“聯合國軍”統帥部的工作不是在改善剛果的情勢，而是在使這種情勢愈趨惡劣。他們當時否認這話。但是經驗證明這些警告不但適合時宜，而且確有根據。早在今年八月間聯合國軍統帥部即在秘書長的贊助下採取了種種挑釁行動，如拒不准許合法政府代表使用廣播電臺、禁止他們使用飛機場及若干其他旨在使剛果政府工作停頓潰散的步驟。這種行動事實上就是爲了準備將政權移交 Mobutu 系的人，這種移交工作完全是按照一種總計劃實行的，而且也是受一個單一中樞指使的。蘇聯政府批評秘書長及其駐剛果代表的原因是他們的行動便利了這種殖民主義計劃之執行，而且事實上變成了殖民主義者的直接同謀。

五六. 昨天 Mr. Hammarskjöld 假裝驚異地問 Mobutu 怎麼會有軍火充足，配備全，備有一切必要物資的部隊單位供其調動呢。實在說，假使真如 Mr. Hammarskjöld 所說，聯合國已經解散了剛果的國民軍，而且該國國庫空虛以致他曾屢次請聯合國立即以經濟援助供給剛果，那麼怎會發生這種情形呢？怎麼會有若干神秘的勢力當着“聯合國軍”統帥部之前成立一支受雇的劊子手部隊把剛果情勢弄得極端嚴重呢？這些不但能够欺哄“聯合國軍”統帥部而且還能欺哄秘書長本人的神秘勢力究竟是什麼呢？我看秘書長本人大概沒有勇氣敢將他的行動的詳情給理事會一個忠實的報告，所以我們將幫助他解答上述幾個問題。

五七. Mobutu 武裝匪幫是殖民國家編組的，其中首推比利時及美國兩國，所有軍火和必要配備都是它們供給的。這是美國報章內公開報導的，Mr. Hammarskjöld 可在其中找到一切必要的詳情幫助他瞭解這個問題。它們之所以能够如此做法，是因爲“聯合國軍”統帥部及秘書長本人不但都未設法阻止他們，反而一再阻撓剛果共和國合法政府，造成一種有利於殖民主義國家的聲東擊西策略的情勢。所以，事實上他們幫助造成了一種情勢，使 Mobutu 匪幫肆無忌憚，爲所欲爲，現在還想謀害剛果人民的領袖。

五八. 在這種情形下，把剛果悲慘事件的罪名歸在剛果人民及其領袖身上，無異完全喪失了客觀立場和政治責任。真正應該對剛果人民這次慘案負責的是殖民主義國家及其派駐剛果的代表，他們的行動是獲有秘書長和他的代表和剛果“聯合國軍”統帥部默許的，他們一起歪曲了安全理事會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二十二日及八月九日各次決議案[S/4387, S/4405 及 S/4426]的明白意義。各殖民主義國家，而且惟有它們，造成了事件，使剛果人民受莫大痛苦、使人不能信任可在聯合國範圍內採取任何集體措施。

五九. 秘書長深明該處情勢的真相，所以他故意很久一直不理聯合國許多會員國的合法要求，不肯詳盡有系統的報告安全理事會及大會緊急特別屆會關於剛果問題各次決議案的實施情形。秘書長經各方一再促請後，有時候提請聯合國各會員國考慮的情報都是非常簡短而且都是別有用心的。其唯一目的顯然是要證明秘書長及聯合國職員對於剛果政府領袖 Mr. Lumumba 被捕一事所採行動是合理的。

六〇. 美國、聯合王國及法國帝國主義，拼命稱贊他，把他捧到天上，事實上反而曝露了他的真相。他

們都知道他的“公正”、“中立”和“無私”的真正價值是什麼。他們非常明白秘書長的所謂中立，和“聯合國軍”統帥部假裝的不干涉對於殖民主義的工作何等有利益，可使它們在聯合國旗幟下在剛果從事它們的顛覆行動。

六一．鑒於上述情形，蘇聯代表團茲促請安全理事會立即對侵略者、殖民主義者及其僱員採取行動，因為他們正在窒息剛果共和國的獨立，即剛果人民忠勇艱苦奮鬥了數十年才得到的獨立。蘇聯代表團茲促請安全理事會立即採取措施使剛果不要再發生嚴重的變化，確保剛果人民的敵人，殖民主義者及其助手立刻停止他們的罪惡的活動。

六二．蘇聯代表團已於昨天提出一件決議草案〔S/4579〕請安全理事會審議，內中載有據它看最低限度必須立即實施，無論如何不能遲延的措施。這個決議草案內容如下：

“安全理事會，

“業已參照剛果共和國最近情勢益趨嚴重惡化之發展，審查該國情勢及秘書長剛果特派代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五日之報告書〔S/4571 and Add.1〕，

“對於剛果共和國總理，Mr. Patrice Lumumba 之被非法剝奪自由，及 Mobutu 匪幫之對他虐待，深感關切，

“鑒於此輩匪幫復對剛果共和國若干國會領袖及政府要員施以顯著非法行為及暴行，

“認為 Mobutu 武裝匪幫非法行動之繼續是使剛果情勢更加緊張，妨礙剛果問題之和平解決，同時發生足以威脅整個非洲情勢之惡毒作用，

“堅決譴責比利時及其他殖民國家之繼續干涉剛果共和國內政，此項干涉破壞該共和國之獨立及領土完整，妨阻該國國家機構正常職務之行使，且使世界和平及人民安全陷入日益嚴重之危機，

“促請秘書長設法立即釋放剛果共和國總理 Mr. Patrice Lumumba，上議院議長 Mr. Okito，下議院議長 Mr. Kasongo 及其他部長及議員，同時採取一切必要步驟確保剛果共和國合法政府及國會恢復正常活動；

“請根據安全理事會決議派駐剛果部隊之統帥部立即解除 Mobutu 匪幫恐怖份子之武裝；

“促請比利時政府依據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國大會緊急特別屆會之決定，將比利時軍事部隊、準軍事部隊及公務人員全部撤出剛果。”

六三．蘇聯代表團認為，即使在目前正當剛果危機已達極端嚴重階段的情形下通過這件決議草案，必可改變該國事件的途徑，使整個問題能達成和平解決。決議草案內所提各種措施倘能實施，第一，必可終止對剛果人民的侵略行動；必可幫同恢復該國的法治，阻止若干方面對 Patrice Lumumba 領導下為剛果獨立而奮鬥的顯要人士施行報復；而且必可確保剛果共和國國會及合法政府恢復其職務。實施蘇聯政府的提議還可幫助洗刷聯合國令名所蒙的污點，因為美國、比利時及其盟友的顛覆行動使聯合國至今不能粉碎殖民主義國家在剛果的陰謀。

六四．蘇聯代表團保留它於將來再就阿根廷、義大利、聯合王國及美國四國所提決議草案〔S/4578〕發表意見的權利，但要在此時確切聲明這件決議草案的目的顯然是想使安全理事會不能考慮緊急有效，旨在澈底改善剛果共和國情勢亦即嚴重威脅世界和平的情勢的措施。

六五．上述決議草案的各提案者非但不要尋求澈底解決這樣緊急問題的辦法，事實上還要安全理事會認可 Mobutu 的危害和平與民主主義的罪行，還想用尊重人權及請紅十字會出面干涉等假冒為善的意願來掩飾這種罪行。這絕對不是剛果人民期望安全理事會採取的行動。

六六．蘇聯代表團希望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審慎考慮並支持它所提的決議草案。

六七．Mr. AMADEO(阿根廷)：安全理事會召開本次會議為的是要審議秘書長在文件 S/4571 and Add.1 內告知我們的剛果的最近情勢。

六八．我現在要說明阿根廷代表團對討論中問題所持的意見。討論時我將決心不遺餘力使辯論保持崇高、尊嚴、與這個堂堂理事會相稱的水準。

六九．我們今天案前的特殊問題是關於剛果最近數日內發生的暴行。經過詳情大家都很熟悉，不必重複說明。

七〇．不過，沒有討論這個問題以前，請容我約略重申一下這個問題的法律立場。

七一．大會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決議案〔一四九八(十五)〕發生容許剛果共和國總統 Mr.

Joseph Kasa-Vubu 指派並率領的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的效力。這一點清楚證明大會承認目前確實執掌政權的國家元首任命的政府為剛果唯一的政府。這種清楚的承認意思就是聯合國除剛果總統指派的人和代表團以外不能接受任何他人或團體的全權證書為剛果政府的官員或代表。

七二．剛果宣佈獨立時曾任該國總理的 Mr. Patrice Lumumba 現在已經不是 Mr. Kasa-Vubu 所領導的政府的官員。所以聯合國不能認為他是執掌權力的人，在我們的決議案案文內提到他時也不能再用他現在已經不再有的舊官銜了。當然他仍是一個議員，因為國會並未解散。不過，就聯合國而論，他並不是該國政府的元首。

七三．我要清楚說明這一點，俾使大家能清楚明瞭 Mr. Patrice Lumumba 為其中主角之一的事件的真正背景。Mr. Lumumba 雖然不是該國的元首，也無權被稱為元首，但是他仍應受人尊敬，把他當作截至最近為止曾經擔任該國高級政治職位的人看待。文明的習慣規定任何人凡是曾經擔任過這種職位的人，無論他人對他履行職務的情形的判斷如何，還是應受大家特別尊重。尤其是，Mr. Lumumba 是一個公民，是一個人，這種地位比任何公職還要重要，所以他有權受人道的待遇；換言之，別人不能否認他的基本人權。

七四．因為我們清楚瞭解人身的高度尊嚴，因為這種瞭解是我們文明的共同傳統，所以我們對於 Mr. Lumumba 遭受虐待的消息至感震憤。阿根廷代表團對於 Mr. Lumumba 擔任總理時的舉止行動、對於他執掌政權時應付聯合國——我說“聯合國”，因為我們無權過問他在他本國國內的舉止行動——的辦法，自有它的看法，而且我所說的話並不表示我們對他的行動有任何支持之意。不過，姑且不論在他執掌政權的動盪不安的短時期對付聯合國的行動的是非，我們對於他所受的虐待還是深感驚異，請容許我說，姑不論誰是兇手，誰是遭害的人，假使我目睹使人類發生反感的行動而不表示我個人憎惡這種行動的情緒，那末我就不配擔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主席，或在本理事會內擔任我國的代表。我不願讓人們對於我們對此問題的堅強意見發生絲毫懷疑。

七五．不幸，根據我們所獲報告，剛果政府前任元首所受的虐待並不是第一次或唯一的一次使我們不得不表示惋惜的對剛果人士的暴行。自從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起，幾個月來我們在本理事會內已經聽到

了種種可怕的報導，講到剛果宣佈獨立數天後開始了對數百歐洲人及剛果平民的傷害身體及精神的暴行。後來，我們又從秘書長報告書內獲悉卡賽省內發生的部落屠殺事件。現在我們在聽到關於 Mr. Lumumba 的消息的同時，又聽到可靠的消息說東方省省城內許多剛果人及歐洲人目前面臨的危機。我們強調譴責斯丹雷府對剛果公務要員及歐洲平民所犯的罪行。同時對這些人面臨的危機深表關切。

七六．我在報告這些慘痛事件時不能不提聯合國軍士兵殉職的事。我尤其要在此向慘遭奸詐伏兵謀殺的愛爾蘭士兵及在迦納大使館門前衝突時戰死的突尼西亞士兵表示至誠的敬意。

七七．誠如秘書長昨天已很正確的說過，我們決斷審議中事件的是非時，必須參照上述各種事件綜合起來所表現的暴亂局面的整個情形。我絕對不是要說因為剛果境內這種罪行發生得太多了，所以就漠視此事的嚴重性。事實恰恰相反，我認為正是因為這種越軌行為太普遍了，所以更加應當予以應受的譴責，並且儘我們的能力，採取一切步驟，以免這種事件的重演。我說我們現在正在審議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決不能毫無明顯偏見的把這些可恥事件的全責歸咎於一個團體、一個領袖或一個政黨。

七八．我認為與人身的正當尊重相去最遠的莫若利用侵犯人類尊嚴的罪行來充宣傳或達到黨派目的之用。凡是正直的人對於這種行為的正常反應是譴責這種行為本身，不管這種行為由何人負責。人類是一種“政治動物”，生性喜歡對公共事務發表意見，而且還喜歡很熱烈的以公允的言論來維護自己的意見。不過，我們在考慮不但影響我們自己信念且也影響人類環境的行為時，我們就必須放開我們的國家觀念和黨派情緒。此所以當我發現有人故意顛倒這種價值的秩序，祇顧其政治思想的鬭爭，而不肯表示人類天性憎恨侵犯人類尊嚴的行為的情緒時，我就覺得特別驚異。

七九．安全理事會內若干代表團已經同意我方對於剛果境內若干人士遭遇的暴行表示的意見。它們也同意我們應對這種暴行表示關切，並加以譴責，不管我們對該國憲政發展持何意見。最後，它們都同意本理事會必須竭其所能作成適當決定以免這種行為的重演。

八〇．為了這個目的，義大利、聯合王國、美國及阿根廷四國代表團茲特提出一個決議草案[S/4578]請理事會審議。

八一．大家當很容易看出四國決議草案完全祇限於剛果目前情勢有關人權的各方面，內中表示我們深切關懷造成使人對任何國籍人士從事暴行的情勢。它宣佈剛果境內任何違反人權的行動都是與聯合國在該國內遵循的宗旨相牴觸的，同時希望任何人都不得向任何被拘禁或被逮捕的人採取與一致公認的法規和秩序相左的措施。它還表示希望准許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檢驗剛果全國被扣押的人士。最後它請秘書長繼續努力，恢復剛果領土各地的法律與秩序，確保尊重國內所有人的格尊嚴。

八二．四國決議草案重申聯合國負有援助剛果恢復法律秩序的責任，包括保障全國居民的公民權利及人權在內。事實上，理事會過去各決議案都特別促請各方如此合作、並恢復法律與秩序。雖然我們都相信公民權利及人權如受漠視或侵犯，即不能有真正的法治，但是過去一直沒有確切說明過這種意思，所以我們認為在目前情形下必須有這樣的明文規定。從今以後，我們提出的案文已毫無疑問的使人明白聯合國的責任之一就是幫助剛果政府維持個人的這種基本權利。

八三．大家當可看出，這件草案既不致引起爭論，也不是一片辯駁之詞，因為它不是一個含有政治意義或目的的文件。我們的動機是根本關懷保障人人應有的尊嚴和應受的尊敬，確保人人皆受符合國際公認法律條例及我們一致公認的人道規律的待遇。它不分黨派，對剛果所有人民一律適用，不論他們職位高低，也不論他們所持的意見如何。

八四．我們的決議草案內聲明我們對於保障人權所持的原則立場，這是無需衛護或說明的，不過，我們和其他提案國都認為僅重申一般原則，將使我們的提議變成空洞無效的文章。事實上，我們認為必須使這種聲明一般原則的話與我們現在考慮的具體事件發生關係，俾使我們的努力能有效果，並且真能影響事態的演變。

八五．為此原因，我們要求秘書長繼續努力使該國內人人的人格尊嚴都受尊重。據阿根廷代表團瞭解——而且它深信其他各提案國也贊成這種解釋——這條規定向秘書長提出具體建議，請其在理事會過去各決議案業已授予他的權力的一般範圍內確保人格尊嚴之受尊重。所以我們的決議草案是重申原則，這是在目前情形下不得不做的事，而且也是一種切實的措施，目的在立即糾正已經發生的和將來可能發生的越

軌情事。總而言之，這件案文反映我們如平心靜氣大公無私的審議我們所譴責的事情時應該採取的立場。這就是我對於四國決議草案要說的話。

八六．蘇聯也提出一件文件請我們審議。這件文件雖然從關於議程的辯論〔第八七三次會議〕中清楚可見並不是我們現在討論所根據的一件，但是也載入了這次會議程的項目二內。所以我將代表阿根廷代表團就這兩件文件發表意見。

八七．關於第一件，我們要對蘇聯陳述內所用的實在奇特的措辭表示厭惡和驚異。我們不幸已經聽慣了冷戰中所用的日益激烈的言語，尤其自從大會第十五屆會開始以來。我們看見有人破壞許多公正之道，忘記許多基本的行為和禮貌的標準。不過，我們認為議程內提到的蘇聯的陳述在這一方面實較一切先例更進一步。用“奸賊”、“銀錢買通的人”、“走狗”及其他種種同樣侮辱的話來形容國家元首及高級國際公務人員，隱約的或公開的提出發動全面武裝衝突的威脅，以及根本缺乏最基本的客觀態度等等都是這件文書的特色，其內容使我們不得不說我們認為一個主權國家向一個幾乎代表全世界的組織用這種格式的措辭實在有失尊嚴。

八八．不過，另一方面，因為蘇聯決議草案內提議的種種措施非常重要，所以我們對這件草案必須多少格外注意一點。我不願耗費理事會太多時間，所以我祇擬略提一下這個決議草案內我們認為對聯合國剛果軍事行動，以及——我們敢說——對國際和平有最嚴重影響的各點。

八九．第一，這個決議草案促請聯合國保證立即釋放 Mr. Patrice Lumumba 和一批支持他的人，同時採取一切必要步驟確保恢復剛果共和國所謂“合法政府”的一切活動。

九〇．這項提議當然是公然與理事會八月九日經錫蘭和突尼西亞兩代表團動議通過的決議案相牴觸的，因為理事會在該決議案內重申駐在剛果的聯合國軍決不參加或以任何方式干預無論政體方面或其他方面的任何內部衝突，或被人用以影響其結果。因此，蘇聯決議草案如獲通過，那末無異表示聯合國根本改變其過去所採取的政策。但是縱使理事會從未通過八月九日的決議案，蘇聯的提議還是不能接受，因為這是干涉一個主權國家內政的行為。聯合國的會員國都受憲章拘束，必須尊重各國的政治獨立，所以聯合國本身若採取這種行動，那真是自相矛盾了。以強暴的干涉

行動，推翻一個實在執掌政權的政府——這就是這件草案提議的行動——代以另一個並未執掌實權的政府，假使這是一國對另一國採取的行動，那末將使聯合國不得不採取憲章規定的行動。假使聯合國本身採取這種干涉行動，那末，請問，該請誰出來評理呢！

九一．第二，蘇聯決議草案提議請聯合國軍着手解除剛果國民軍亦即該文件稱為“Mobutu 恐怖匪徒”部隊的武裝。

九二．我們必須認為第一項提議是干涉行動，同時我們必須斥責第二項建議為侵略行動，因為內中含有另一種因素，其嚴重性是無需強調的，就是鼓動聯合國採取戰爭行動，向一個主權會員國從事侵略戰爭。而且這種“解除武裝”的行動勢將遇到武力抵抗，因此這種行動勢將毫無理由地危害組成駐剛果共和國聯合國軍數約二萬的許多不同國家軍人的生命。

九三．第三，蘇聯決議草案提議應當堅決譴責比利時及“其他殖民國家”干涉剛果共和國內政的行動。

九四．關於比利時對剛果事件的立場，我們認為阿根廷代表團已非常清楚地聲明過它的觀點。我們已毫不猶疑地投票贊成請比利時將其軍隊全部撤出剛果領土的決議草案。遇到必要的時候我們向來毫不猶疑非常坦白的批評比利時所採行動的若干方面。不過，在目前情形下，我們認為比利時撤去部隊後的行動無須再受蘇聯提議的“堅決譴責”。

九五．我們雖然並不贊成 Mr. Dayal 報告書內的若干結論，不過即使根據這件報告書，我們也認為其中所載各種客觀事實仍不能一見之下就說這一事件應由比利時負責。我們甚至仍舊不信這些事實本身與剛果的獨立與和平相抵觸。所以，據我們看，提議的譴責不但是無的放矢，而且係出於若干根本與我們案前文件內所載事實全不相干的考慮。

九六．至於促請比利時政府撤除比利時軍事人員、準軍事人員及公務人員一節，我們並不反對於必要時重申我們反對這些人員駐在該處。不過我們認為目前並沒有可以使人信服的證據，證明駐在那裏的比利時人已經到了構成侵略行動或無理干涉行動。當然，假使確有這種非法行動發生或證明曾有此等情事時，那末，不用說，我們必會毫不猶疑地重申我堅決支持任何制止這種行動的措施。

九七．至於撤除比利時公務人員——這些人員據我們瞭解，就是指剛果政府聘用的比利時官員——我們認為這種措施既非根據理事會過去各決議案，也不

符合剛果的主權，因為這些公務人員乃是剛果所聘用的。當然，誠如我們已在大會內說過²的法律可以容許的事不一定都是在政治上應該作的事，所以，就目前情形而論，一般看起來最好是將一切技術協助儘可能經由聯合國給予剛果。

九八．關於目前的辯論，已經發生了一個意義比我們目前審議的問題更為深遠的一般問題。我所指的就是關於應由那一個剛果代表團出席本組織會議的問題發生爭執時應當根據什麼規例來作決定，換言之，就是應當以什麼標準來決定我們應准許那一個當局的代表到這裏來出席會議的問題。

九九．我們已在大會內詳細討論過這個問題，所以無意重複我們那時候提出的各種論據。簡略地說，我們一向堅持而且仍舊堅持一個國家若要他人承認其全權證書為合格時，其必要的資格為，第一，須有有效的權力，第二，必須願意履行其國際義務，以目前問題而論，就是憲章規定的義務。根據一國內國法的觀點來審查一個政府是否合法一舉據我們看乃是一種干涉行動，因為這種辦法如果變成了常例，就可將本組織變成一個完全有名無實的個體。如果我們澈底實行這種原則，這種沿習聖神同盟格式的“承認合法”辦法將使本組織變成一個人像陳列館，像葛萊凡蠟人館，或杜驤夫人蠟像館那樣的一個東西。沒有幾個國家歷史上從未出現偶而不合憲法的局面，所以容許外國或聯合國擔任判斷各國政府是否合法的任務，無異破壞國際秩序的根本基礎。

一〇〇．我們必須承認秘書長昨天會議中的陳述給我們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們認為凡是正直誠懇的人聽了他那番真摯、深刻、崇高的話沒有一個能不受感動的，不論他們如何反對聯合國在剛果境內的行動。

一〇一．秘書長說聯合國的行動不無錯誤的地方。我們同意那種使他這樣坦白承認的觀點，我們也認為聯合國若干代表不免犯有各種不同的過錯。怎能不如此呢？不過，承認這件無可否認的事是一會事，放棄整個剛果行動是另一會事。尤其是絕對不應懷疑秘書長及其職員執行這項艱難任務的大公無私精神與誠意，我們必須隨時念及，這種工作，不是他們自動或他們自願擔任的，乃是我們委託他們去做的。

一〇二．為了這個原因，我要在我們尚在聲明立場的時候，奉我國政府特別訓令，在此重申我們對秘

² 同上，全體會議，第九一三次會議。

書長的信任，重申我們深信今日聯合國軍之駐在剛果可確保世界這一部分維持最低限度的秩序，不致變成一旦觸發無法撲滅的烽火的導火線。

一〇三．秘書長昨天說本組織固有許多缺點，但仍是足以消除今日不斷摩擦之危險的唯一途徑。

一〇四．我要引用他這幾句兼帶忠告及預言性質的話來結束我的陳述，以便向壁壘雙方意圖破壞這個隔離他們的脆弱障礙的人提出呼籲，促請他們維持、維

護並鞏固聯合國所代表的這道障礙，因為這道障礙一旦破除，人類即可從此陷入永遠的黑暗之中。

一〇五．主席：參照我事先與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諮商的結果，我要提議以下列程序繼續我們的工作。我們現在暫時延會至今晚八點半，那時我們將繼續舉行夜會，聽取阿根廷代表陳述的傳譯，以後再聽取發言人名單上其他各位理事的陳述。

決定如議。

午後七時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澳大利亞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C. 1.

奧地利

Gero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玻利維亞

Librerí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i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í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中國

臺灣，臺北，重慶路，一段九十九號，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商務印書館。

哥倫比亞

Librerí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rerí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拉夫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ída 9, Praha 1.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ía Cientí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O. Box 120, Addis Ababa.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蘭西

E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德意志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1).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ènes.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ómico-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宏都拉斯

Librerí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伊朗

Guity, 482 Ferdowsi Ave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zuni 15/A, Roma.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韓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Casilla 1417, Lima.

菲律賓

Alea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í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í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unarodnaya Knizhka, Smolenskaya Ploshchad, Moskva.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聯合王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美利堅合眾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í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越南

Librairie-Papete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igon.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61C1] ~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914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N.

Price: \$U.S. 0.35; 2/6 stg.; Sw. fr. 1.5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U.I.R.I.-62-00217
June 1962-100